

独步 乾坤 3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〔韩〕龙大云◎著 千太阳◎译

这是一场死亡的通关游戏，
所有的名门大派，挡我者！死！
因为，我有我的正义！
我就是冷血无情。



独步乾坤

3

〔韩〕龙大云◎著 千太阳◎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步乾坤.3 / (韩) 龙大云著; 千太阳译. —石家庄:
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80755-067-9

I. 独… II. ①龙…②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

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5407 号

독보건곤(獨步乾坤) By Yong Dae-woon

Copyright © 2006 DURE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7 by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REMEDIA CO., LTD.

through Eric Yang Agency

冀图登字: 03-2007-001 号

独步乾坤 3

作 者:	龙大云	译 者:	千太阳
策 划:	张国岚	特约策划:	千太阳
责任编辑:	李 伟	美术编辑:	美 慧
封面设计:	门乃婷	责任校对:	成 仁
出版发行:	花山文艺出版社		
地 址:	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		
邮政编码:	050061		
网上书店:	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		
邮购热线:	0311—88643242		
销售热线:	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		
传 真:	0311—88643225		
E-mail:	hspul@163.com		
印 刷:	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	
经 销:	全国新华书店		
开 本: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		
字 数:	371 千字		
印 张:	19.5		
版 次:	2007 年 8 月第 1 版		
	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 号:	ISBN 978-7-80755-067-9		
定 价:	24.80 元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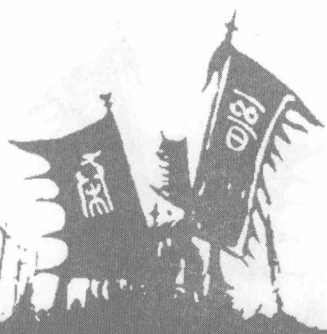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独步乾坤

3

目录

- 第四十二章 慕容世家 / 1
- 第四十三章 无路可选 / 9
- 第四十四章 对决争天棒 / 18
- 第四十五章 承诺 / 40
- 第四十六章 无绪的迷茫 / 53
- 第四十七章 幸福 / 66
- 第四十八章 两强相会 / 83
- 第四十九章 华飞龙之死 / 105
- 第五十章 朋友的妻子 / 120
- 第五十一章 九幽谷 / 132



乾坤独步

3
目录

- 第五十二章 谭世鄂 / 141
- 第五十三章 方立东涉险 / 156
- 第五十四章 金牛头府 / 169
- 第五十五章 诛仙剑法 / 195
- 第五十六章 昔日丑闻 / 213
- 第五十七章 血屠 / 221
- 第五十八章 西门邦其人 / 235
- 第五十九章 叶潼之死 / 245
- 第六十章 条件 / 256
- 第六十一章 金瓜槌 / 269
- 第六十二章 武神毙命 / 282
- 第六十三章 最后的传说 / 298



第四十二章 慕容世家

在没有见到这个地方，见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人们很难想到什么叫完美、什么叫华贵。而现在，就是在一个华贵的地方，一个无论从穿着还是相貌都称得上完美的人正勃然大怒。他似乎气急败坏了，凶狠地叫嚷道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一名锦衣贵公子站在那个人的前面，脑袋不住地抖着：

“弟子惭愧。”

他们所立身的，是一处宽大华丽的大厅。从大厅里的柱子到墙壁、地面、天棚，没有一处不是精雕细琢的。

可以说，这里是一个比得上皇宫豪华的大厅。

大厅中央，摆放着一把和大厅极其搭配的大而华美的太师椅。

那个显得无比尊贵的人，此刻就坐在那张太师椅里面，面含愠色注视着自己身前浑身颤抖的下属。

那个人的年纪看上去大约有五十。

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年轻一点，他特意穿着质量上乘的青衣，额上缠着镶嵌硕大翡翠的英雄巾。但是，他毕竟已不年轻了，他那显得有些健壮，但实质上略微凸出的小腹还是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出他的年纪来。

大概他也知道这一点，故而特意在他的腰部系着略微宽松的金带。

满面红光，精心修整过的黑色胡须延伸到他的脖颈以下，厚实的手指上戴着几个样式不同的戒指。

全身打扮装饰很是奢侈豪华，什么东西好，什么东西贵，他就用什么东西。

但奇怪的是，所有的这一切穿在他身上都不显得张扬，好像都是为他量身

魏文平出身于江南名门世家，是慕容太陵最看重的徒弟，多年来，跟着慕容太陵东征西伐，亦是做了不少的大事。现在，他已被江湖公认为江南各派中的后起之秀。

可是现在，面对雷霆大发的慕容太陵，魏文平是头也不敢抬，只是恭敬地站在那里听慕容太陵的叱责。

“我还能相信你做什么事情？我是再三嘱咐……”

魏文平低着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慕容太陵仍然在发火，忍不住伸出手掌用力向自己坐着的太师椅砸去。

“你知道我多么不容易才把那些人聚集起来的？”

说完，他自己都觉得不解气，只听得“咣”的一声，他竟真的一掌向着他那豪华的太师椅砸了下去。

他出手力量很大，那把显得无比结实的太师椅，在他的一掌之下，不仅是扶手，包括椅身，几乎一半都折断了。

即使如此慕容太陵还没有完全消气，他站了起来，对着魏文平大声咆哮道：

“现在就连这么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，还谈什么掌控江湖武林？”

魏文平很清楚如果自己现在插嘴，无异于火上浇油。

但是，当他听到师父重提“掌控江湖武林”这样的话语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住插了一句话：

“那个人太强大了。”

慕容太陵紧皱的眉头向上一挑，上下打量了一遍魏文平，然后高声说道：

“什么？还会顶嘴了！什么那个人太强大了？你自己做好了吗？”

魏文平平静地说道：

“弟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。”

魏文平张口一句一句地顶嘴，令慕容太陵有些不解。魏文平平时可从来都不敢对自己顶嘴的，今天居然接二连三地顶嘴，对于弟子的这种反常举动，慕容太陵实在是有些无法理解。他望着天花板想了想，竟突然笑了起来。他对着魏文平冷笑道：

“哈哈……你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？……哈哈。”

魏文平大概是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完了，又紧紧地闭上了嘴。

慕容太陵见魏文平不反驳自己了，便也觉得无甚意思，便要离开大厅。但当他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却又停下来冲着魏文平大声叫道：

“你这个浑账东西！我辛辛苦苦教你，就是要听你说这些话的吗？”

魏文平默默地站立在那里。





慕容太陵看着魏文平，然后冲着他大概责骂了一刻钟，仿佛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倾泻出来之后，才停了下来。

然后整个豪华大厅都陷入了一阵寂静之中。接着，慕容太陵用比较正常的气语开口道：

“那么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啊？”

直到这时，魏文平才抬起头，看着慕容太陵。好像根本没有听到责骂一般，他的脸孔还是那么平静，音调一点也没有变化。

“从这次教训来看，我们不能从正面击倒那个人。即使是正面击倒了那个人，我们的流血代价也将是极其巨大的。”

慕容太陵已经恢复了冷静，便用平常的口气探询地问道：

“那么怎么办？”

魏文平仍是很平静，显然，他早已习惯了师父这种反复无常的脾气。

“‘一拳难敌四手’这句江湖术语对那个人是不管用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能再想着那些光明正大的手段了，所谓‘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’，这次就让他试一试‘暗箭’吧。他能躲过正面的交锋，看看他还能不能躲过背后的较量？”

“暗箭？那你说什么方法适合那个人？”

“现在就剩下唯一的方法了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魏文平的眼前一亮。魏文平用闪亮的眼睛注视着慕容太陵，然后一个字、一个字地用力说道：

“以——毒——攻——毒！”

慕容太陵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魏文平的视线，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个主意不错。”

魏文平用很低的声音开口道：

“弟子已经做好了几种计划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慕容太陵刚要开口问什么，突然闭上了嘴。

然后他看着大厅外面。

“是谁？”

瞬间，他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双眼发射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残酷之光，声音也如同冰窟里面传出的一般，极其冰冷。

慕容太陵就是这样，性子变化得比初夏的雨还要快，他一会儿暴跳如雷，一会儿和风细雨，一会儿又冷酷无情。如果不是熟悉他的人，恐怕很难适应他的这种怪异脾气。

这时，从大厅外面传来了小心翼翼的说话声。

“弟子陈狐。”

陈狐是慕容太陵的第三个弟子。

慕容太陵眼光一闪，然后简短地说道：

“进来。”

大厅的外边闪进一个人影，是一个体形矮瘦的青年人。他穿着黑色的儒衫，脸孔干瘦，头发浓厚。

黑衫青年人走到慕容太陵的前面，低头问安。

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黑衫青年人向着慕容太陵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：

“山庄派人来了。”

慕容太陵眉头一皱。

“都有谁来了？”

“其中一个人是‘双手魔客’乔岳。”

慕容太陵眼角向上一挑，似乎听出了陈狐的话中之话。

“那么另外的那个人是谁啊？”

陈狐的声音没有变化。

“宇文山。”

“宇文山？是那个‘争天棒’宇文山吗？”

陈狐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”

陈狐想要强调的正是这个。

争天棒宇文山来了！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
宇文山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庄。如果外面知道他重出江湖，那么必将在江南武林引起一番不小的震动。

但是作为慕容太陵来说，他倒不在乎宇文山重出江湖以后会给江南武林带来什么，他更关心的是山庄派出宇文山的用意。他想，山庄派出了宇文山，也就代表着自己女儿的重要程度。这是否意味着，自己的女儿将不是别的人物，而是以山庄的未来主人身份出现呢？……

慕容太陵突然在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自己是否对女儿太轻视了呢？

“你在这里等着我。”

距离屯溪五十里左右，汤口的一家小客栈，方立东安顿好路独行之后说。

路独行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仍然是面无血色。伤口是愈合了，但是内伤还没





有好。主要是被金枪刺过的左腰部没有恢复正常状态，急剧的动作会带来剧烈无比的疼痛，甚至呼吸困难。

路独行把身体左右移动了几次，方立东笑了。

“不要太着急，你再休息三天就可以像从前一样活动了。现在这样动来动去的，要是伤口再破裂了，可怎么办啊？”

路独行慢慢地不再动了。

他也知道方立东的话是对的。只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，让他忍不住想要确认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。

还是很疼。但他知道，虽然不能和别人过招，下地走动还是可以的。

和方立东一起度过的这几天，是路独行出道江湖以来，度过的最平静温和的时光。

想一想自从离开了夜叉谷，他没有一天好好地休息过。而且是几乎每天都有战斗，手上的血都没有干的时候。

特别是从捣毁天上会开始，到伏牛山血战为止，是他最难度过的三天。反复的战斗和不断的负伤流血，让他的身体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适当的休息和反复的修炼。

这是施展无双流武功的最基本的条件。

通过适当的休息让身体恢复到十足的正常状态，这样才能尽展无双流武术的真髓。

路独行在伏牛山被打成重伤，也是他在天上会激战中受的重伤没有完全恢复，就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，所以无双流的武功不能全部展开的结果。

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很简单、单纯的动作，但是实际上，无双流武功具备的强大威力是和招式施展中精密的计算密切相关的。为了实现自己招式的意图，是需要绝对强劲的体力和精力的。

现在只要再平安度过三天，路独行的身体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。那时他的骨骼将更加结实，在曹伤心的药丸作用下，他的武功还将更上一层楼。

方立东仔细地察看着路独行的脸，然后开口道：

“如果快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回来，最迟明天早上之前也能回来。”

方立东要自己去看妻子。

路独行能够理解方立东为什么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去妻子家，虽然自己和他一起都到他妻子的家门附近了。

方立东大概是担心不知道妻子会怎样对待自己。大概还有，他也不想自己出丑的样子让路独行看到。

然后……还有别的原因吗？

反正，听了方立东的话，路独行点了点头。

“你没有忘记，要把她介绍给我认识吧？”

方立东勉强地笑了笑。谁都能看出来，他这是在勉强地笑。

路独行知道这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一定能带来自己的妻子。

“是啊。没有忘记。一定……让你看到她。”

方立东怔怔地看着路独行，但他依然如此地回答路独行。

他那时的眼神应该怎么形容呢？

路独行想要开口对方立东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方立东已经转过了身，口里却含糊地说道：

“去去就来。”

其实路独行早已发现方立东的眼睛里面有一种闪烁发亮的东西。

不会是眼泪吧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因为方立东已经打开房门，走了出去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
嗒！

看到关上的房门，路独行心中竟然升腾起一种不安的感觉。似乎这样和方立东分开，就永远也不能再见面了一般。

他急忙打开房门走到外面。漆黑的夜晚，挂满了星星，不停地闪烁着。但是哪里有方立东的身影呢？

路独行环视着四周，只有迎面而来的冰凉的夜风。

那时候，一种空虚的感觉油然而生……

整个晚上，他都敞开着房门，睁着眼睛，呆呆地等着他。

可是，那天晚上，方立东没有回来。

直到凌晨，门外的风穿透衣服直刺肌骨的时候，路独行突然想起“她”的家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。

从这里经过屯溪，再向南走百余里，就是慕容世家了。

“她”就在那里。

路独行很吃惊自己为什么以前没有联想到这一点呢。

看来都是这接二连三的战斗给闹的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会忘了这一茬呢？

极其想要看见的“她”……

自己本来就从来没有忘记过“她”……

但是为什么和方立东一起来到了这里，却没有想到她的家就在这里呢。

实在是该死。

路独行的目光越过窗户，望着南方的黎明，那里有着模糊的地平线。

“她”就在那个地方吧。

只要再走一百里左右，就能看到“她”了。





“她”看到自己的表情会是什么样的呢？

路独行就如同一个坠入初恋的十余岁的少年一般，心脏激烈地跳动着。

我真的陷入了爱情中吗？

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

真是！这么巧的事情啊。

“她”的家和方立东的妻子的娘家同在不远的地方……

“她”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女子，那么或许方立东的妻子也可能知道她吧。

但是能让像方立东那样的青年人深深爱恋的妻子，也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啊。或许她们两个人早就认识呢，兴许方立东也知道“她”呢。

然后还有……

还有……

这时候，一个人，喘着粗气，踉跄着跑进了屋子。

路独行急忙支起身，向进入屋中的人看去。这一看把路独行吓了一跳，他看到，进来的人居然是方立东，而更让他担心的是，方立东的脸色黑沉，难看极了。

此时的方立东汗如雨下，冲着路独行绝望地叫道：

“他们把她带走了……”

路独行迷惑不解，急忙问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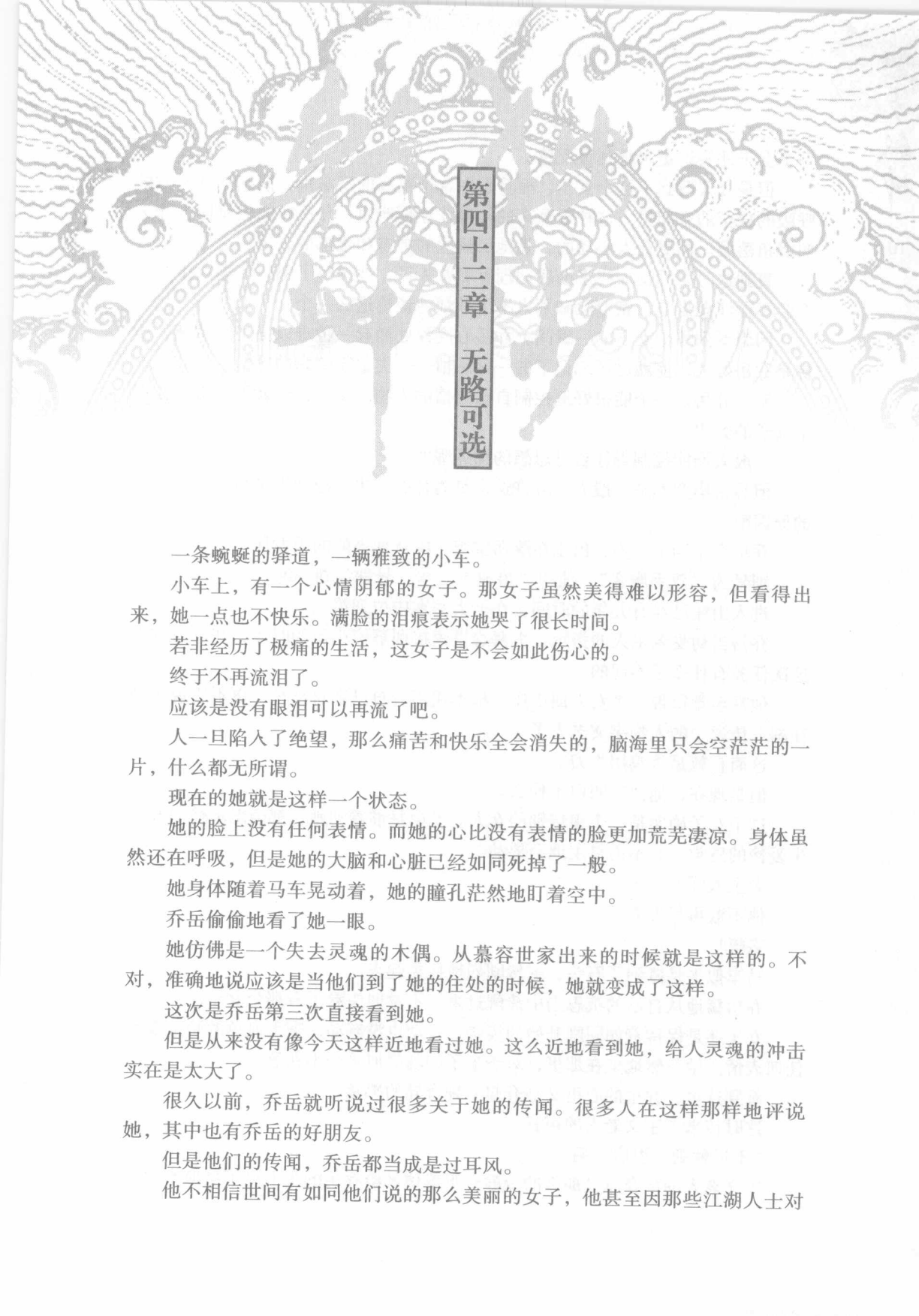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……什么意思啊？”

方立东似乎根本没有去听路独行在说什么，如同疯了一般，紧紧地抓住了路独行的手，极其痛苦地说道：

“他们把她带走了……你要救救她啊！”

他最后的声音几乎悲痛欲绝。

“那个可怜的女子……又要被带回地狱去了……”



第四十三章 无路可选

一条蜿蜒的驿道，一辆雅致的小车。

小车上，有一个心情阴郁的女子。那女子虽然美得难以形容，但看得出来，她一点也不快乐。满脸的泪痕表示她哭了很长时间。

若非经历了极痛的生活，这女子是不会如此伤心的。

终于不再流泪了。

应该是没有眼泪可以再流了吧。

人一旦陷入了绝望，那么痛苦和快乐全会消失的，脑海里只会空茫茫的一片，什么都无所谓。

现在的她就是这样一個状态。

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而她的心比没有表情的脸更加荒芜凄凉。身体虽然还在呼吸，但是她的大脑和心脏已经如同死掉了一般。

她身体随着马车晃动着，她的瞳孔茫然地盯着空中。

乔岳偷偷地看了她一眼。

她仿佛是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。从慕容世家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不对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当他们到了她的住处的时候，她就变成了这样。

这次是乔岳第三次直接看到她。

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地看过她。这么近地看到她，给人灵魂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。

很久以前，乔岳就听说过很多关于她的传闻。很多人在这样那样地评说她，其中也有乔岳的好朋友。

但是他们的传闻，乔岳都当成是过耳风。

他不相信世间有如同他们说的那么美丽的女子，他甚至因那些江湖人士对



一个女子评头论足感觉很反感。

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个女子，而且是在这个狭窄的马车里，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的狭窄的空间里。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才让他明白，什么叫倾城倾国，什么叫沉鱼落雁。而更让人心动的，是她那盈盈的神态和忧郁的表情。

直到这时，乔岳才终于彻底地理解那些人了，他理解了那些江湖人士为什么会不顾江湖名节，腆着脸和别人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么一个女子。

因为看到那个女子的一瞬间，乔岳心底深处涌起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情。仿佛是乔岳好久以前就已经忘记了的——一种感情——类似于悲伤的感情。

幸亏乔岳是一个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感情的人物。不然，他就无法再坐在那个女子的旁边了。

一般人谁能控制得住自己思想的缰绳呢？

但乔岳毕竟不是一般人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庄主会派他出来执行这一任务的原因吧。

乔岳今年四十二岁，出生在陕西宝鸡，师从仙霞岭的天龙居士。

别号为“双手魔客”，他的“追魂十三掌”号称江湖一绝。

进入山庄已经有九年的时间，在七大宾客中位列第六。

乔岳当初受老主人的指示，去慕容世家接回慕容小姐的时候，并没有觉得这次任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
他甚至觉得带一个女人回山庄，根本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，更不用说出动江湖上传说中的人物宇文老人了。

这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。

但是现在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这个女子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。无论是谁看到她，都会忍不住对她产生爱怜的感觉，心不由自主地会摇动。

老主人呢？……

他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咯噔！

马车似乎是碰到了石头，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。

乔岳猛地从自己的沉思当中清醒过来，不觉回头看了看那个女子。

女子还是保持着如同刚开始的姿势，一动也没有动，毫无血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她茫然地坐在那里，对于车子的动静似乎毫不在意。

看到这里，乔岳的心里又是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。

这时传来了宇文老人的声音。

“不远就到三里店了啊。”

宇文老人的声音总是那么的冷静，听着仿佛给乔岳的头上浇了盆凉水。

乔岳回过头，看了看宇文老人，点了点头，小心地回答道：

“我们到那里就应该换乘船了。”

乔岳对宇文老人的态度十分小心和恭敬。

即使乔岳是当今武林的绝顶高手，但是同宇文老人相比，他还只不过算是个小小的毛孩子而已。

乔岳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，宇文老人就已经是威震江湖的人物了。

“争天棒”宇文山！那可是武林中棒术第一高人啊。他的棒术可以说是空前绝后，即便在十万大军中，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。

自从在三十年前纵横江湖数十年之后，竟突然归顺了抱虎山庄，并一直隐居在那里。如此算来，起码也有二十多年没有在江湖中出现，但是他的光辉过去，至今还为很多武林人所津津乐道。

宇文山的脸上异常干枯，满头的白发中偶尔有些黑发，身材不很高大，也没有什么非凡的气势。

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平凡普通的老人，只是他的眼神有一些奇特而已。

他满脸皱纹的面孔上，深深地镶嵌着他的双眼。一看到他的双眼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冰冻的湖水，那么的清静，那么的深沉。如果和他的眼睛对视久了，仿佛会让对视的人也冰冻起来。似乎整个身体和心灵都冰冻起来，再也不能动一动了。

宇文山用这双眼睛看着那个女子，他的眼神虽然是冰冷的，但在看向那女子的时候，却又莫名地充满了柔和的光泽。他静静地对坐在他对面的女子说道：

“你们母女很像啊。”

她毫无表情的身体，竟被这句话震得微微抖动了一下。

她那茫然的视线，终于缓缓地转向宇文山。显然，他的这句话是令她感慨的。毕竟，谁能对自己的母亲忘怀呢？

“你认识我的……母亲？”

她的嘴唇几乎没有动，低声问着。

宇文山用冷静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女子，开口道：

“二十多年前，偶然见过。你的母亲是‘关外玉女’上官卿，对吧？”

她的头略微地点了点。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母亲的名字了，她的脸上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恍惚的表情。

“关外玉女”上官卿也曾经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，和她慕容秋水的名号一样响亮。二十多年前，上官卿三字可是让长城内外的青年人神魂颠倒的名字。当年多少青年英杰，就是追随着她的美貌，浪迹于江湖的各个角落，只要听说上官卿去过哪里，他们就一定会跨越千山万水去见她。对于那些着迷的青年才





俊来说，那是一段怎样的彷徨时光啊。

那段历史，慕容秋水当然不甚知之。正当她还在心头感怀的时候，宇文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

“大概是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结婚的那天，我见过她。老夫受到上官红的邀请前去参加，还受了他们二人的大礼。”

说起那段往事，宇文山似乎无限感慨。慕容秋水当然希望他的叙述更多一些，更详细一些，脸上不禁现出一丝期待的表情。

“您认识我的外公？”

“有过一些交往，上官红称呼我为大哥。”

她不得不接着问道：

“您知道我的外公去世了吗？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吗？”

宇文山的声音和态度一点没有改变。

“上官红做了太过幼稚的事情啊。自己自找苦吃，也就是那样的下场了。”

女子脸上浮现出一丝诧异的表情，原来那份对宇文山的亲切感，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宇文山却并不去理会慕容秋水的表情变化，他继续用那种冰一般的眼神看着女子，静静地说道：

“你也一样。因为你幼稚的行动，牺牲了那么多的人，最后连老夫也要被牵扯进来。”

她闭上了嘴，刚才脸上浮现的表情再也找不到了，只是又如同开始一样呆呆地凝视着车窗外的空中。

宇文山看着女子漠然的表情，依旧执著地说道：

“事情到此结束已经是很幸运了。不然，你的父亲会很难堪的。”

这当然不是压迫或威胁的话，宇文山只是说出了真话而已。

她仍然什么也没有说。

宇文山凝视着她的脸孔好一阵，然后似乎自言自语般地最后说道：

“现在，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。你以后的人生，也是要由老主人的意思来决定啊。”

是的。

现在没有路可以让她选择，甚至连死都不可能了，现在她没有任何办法。没有任何的办法……

自己的人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？

她以后的生活，必将是充满了不幸和痛苦。不管是多么美丽的言辞，不管是多么华丽的花朵，多么光鲜的排场，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

一个人，连自己的行动决定权都被剥夺了，怎么能称之为活人呢？

虽然内心极度希望路独行能将自己的妻子救出来，但方立东却从一开始就很犹豫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说，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眼前自己最信赖的朋友。

思量了片刻，方立东最后还是艰难地张开了口：

“我有话要和你谈。”

路独行凝视着空中，似乎陷入了沉思当中，听到方立东开口说话，转过头看着他：

“什么话？”

方立东又吞吞吐吐地：

“关于把她带走的人……”

“他们是谁？”

方立东表情沉重地张开口：

“他们是……山庄的高手。”

路独行的身体一缩：

“山庄……是哪个山庄？”

方立东的声音和表情都是异常的复杂：

“抱虎山庄。”

路独行闭上了嘴。

抱虎山庄……是抱虎山庄！

抱虎山庄的高手们为什么要带走方立东的妻子？

他的妻子和抱虎山庄有什么关系？

那时，路独行的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什么。

这个想法实在是太突然、太令他吃惊了，以至于他的心激烈地跳动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方立东的声音。

“我不叫方立东，我的名字是东方立。”

路独行怔怔地注视着方立东的双眼。

“东方……立？”

他的声音是那么的低沉。

方立东点着头，用无法形容的复杂的声音说道：

“是的，我就是那个无能的抱虎山庄的少庄主，我的妻子是慕容秋水。”

慕容秋水！

听到那个女子的名字的一瞬间，路独行的脑海中突然一片空白。

是她！那个女子就是他的妻子。不，应该说他就是那个女子的丈夫。和她一起生活的人就是这个男子！

